

谈谈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

向志学¹, 向 东²

(1. 沈阳大学 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44;
2. 江苏张家港市凯悦公司文化中心, 江苏 张家港 215633)

[作者简介] 向志学(1935-), 男, 湖南衡山人, 沈阳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文化资源研究; 向东(1968-), 男, 湖南衡山人, 江苏张家港市凯悦公司文化中心秘书, 主要从事文化资源研究。

[摘 要] 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遗存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源泉, 应该受到保护。国人需借鉴现代资源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体制、机制和方法, 创建科学的历史文化资源概念, 探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途径。这是一个历史学、文化学和经济交叉融会的自主创新的新型学科。

[关键词] 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 弘扬; 现代途径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3-0331-06

培育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举国上下魂牵梦萦的大课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突破成规, 探寻新的运作模式。当代资源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机制、架构……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师法借鉴的上佳选择。下面想就此略陈浅见。

一

资源的历史其实比人类自身的历史更久远。早在人类远祖诞生前, 地球上就有了原始的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这些生命物质经历了以亿万年计的漫长演化历程, 才形成原始动、植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整个宇宙、地球、生命、人类……的发展进程都在毋庸置疑地证明着: 资源对于原始人类的极端重要性, 它们甚至决定着某一分支族群的繁衍或灭绝。马克思说: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第167页) 这就是说: 没有地球——自然, 人类不仅不能生存, “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第167页), 而且也不可能诞生。在远古, 人类“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第168页) 当然它还有能力“反作用于自然界, 改变自然界,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第551页)。但是, 原始人群的依赖性受动性, 远远大于它的能动性。正是这种依赖型经济培植着依赖型意识; 加上原始宗教迷狂, 无法解释宇宙、天地的许多奥秘; 于是, 图腾崇拜、日月崇拜、土地崇拜……应运而生, 巫术和占卜也十分盛行。这与科学的资源观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资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和科学的概念, 应该是在工业时代或大工业时代。这时, “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已经把“通常的、物质的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第127页)的一部分。大工业生产每时每刻都需要新式生产工具和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如动力机械、原料、土地、水源、电力、厂房……), 这一切几乎都是自然资源的派生物。至于适应现代生活, 更离不开可再生的农业

资源或生物资源。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资源现象进行抽象概括和伦理思维;而这一思辨的结果当然会把资源概念的基础涵义首先指向“自然界存在的物资、动力的天然来源”^[3](第 74 页)。

这种相对原始、静态、孤立单一的自然资源认识,显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极不相称。20 世纪下半叶,列奥尼德·维特列维奇和狄加林·C. 柯普曼对资源最适度配置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并因此获得 1975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4](第 450 页)。60 年代又有人发出了《寂静的春天》的呼吁,不久又出现了(美)肯尼斯·鲍尔丁“宇宙飞船经济观”的“循环经济”^[4](第 122 页),70 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了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1992 年 11 月,全球 1571 名科学家(内有 9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联名公布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界正走着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5](第 97-98 页)人类越来越感到: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科技等六大社会复杂组分很难统一到整体的研究范式中去。泛资源(PanResource)应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如今,人类科学、合理地发掘资源的活动已经伸向内陆、海洋、高山、大气层、生物圈,甚至无垠的宇宙,深邃的地心;所以泛资源定义为“对人类或非人类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组分的集合”^[6](第 70 页)。包容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科技资源、时间资源、空间资源、社会资源(权力、组织、制度……),几乎所有有用和有价值的事物。从形态上,它又可分为硬资源(Hard Resource)和软资源(Soft Resource)。硬资源中自然资源是它的主体。软资源则是指无形资源、智能类资源等。另外,凡对泛资源有分享需求的任何主体都可称之为竞享元。竞享元如今也在泛化,动物、植物、生态、人类的子孙后代都是潜在的竞享元。竞享元经常出现“拥挤”、出现“乱抢”。为此人类又制订出许多体现公平、公正和效率的竞享规则;但是传统经济学总是无法摆脱自己致命的缺失,即:(1)在资源配置上往往只考虑硬资源。(2)在对待竞享元上,只是狭义地考虑人类物质形体方面的竞享元。(3)在效率方面,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忽视了环境、生态和人类心灵智能的和谐发展。为此人类又开始强烈呼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烈要求实现广义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强烈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

二

我们之所以探索资源概念的发展历程和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境遇,是试图从历史哲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高度来深思历史文化资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又说:“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人类史当然就是人文社会科学了。恩格斯还反复强调重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这种深邃的历史科学观应该说至今仍然是照亮我们前进的灯塔。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打开了新科技革命的潘多拉魔盒,人类创造了远远超过历史总和的巨大物质力量,使得逝去的一切都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光了。古老史学的价值和功能正在被许多新兴学科所肢解、所共享。“史学危机”,乙部凋零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呢?必须明确:社会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一个逝去的无比庞杂繁复的动态神秘巨系统,它是人类迄今研究过的各种运动形式中最艰深、最复杂的一种。“艰难的历史认识论”、“复杂的历史真理观”是史学迷失最深刻、最本质的认识论根源。

其实,在自然科学领域,包括许多热门自然显学(如宇宙学、生命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迷失和困惑。20 世纪,尽管人类又在银河星系、黑洞、宇宙大爆炸、第六“夸克”、核糖核酸、基因测序……甚至在弦理论和统一场论等方面获得了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但其总体水平并未能超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尽管如此,人类却开拓了以六大技术群——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海洋、生物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技术科学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7](第 16 页)并且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强有力统一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另外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经济、政法等学科也同样崛起为蔚为大观的学科群。以经济科学为例,经济科学学科辞典就记录有近 300 多个学科,其中新兴和交叉边缘的

学科,毫无例外地都是应用型、实用型或直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学科。这对古老而又“惟一”的历史科学来说无疑也极具示范意义的启示。

其实,中国传统史学最讲究服务社会、经世致用,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也特别重视认识、教育、征鉴和探律的功能。今天我们当然要继续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但是,和平发展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时代又为学术的应用创造了更为宏伟的舞台和更为宽广的道路。传统的贵族式的史学“资治”之用——即为主流社会提供治乱兴亡之道、长治久安之策、发展演化之律,……完全可以拓展为现代的平民式的“资世”之用——即为主流社会,同时也为大众社会提供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各式各样的珍贵产品。在这里泛资源思潮无疑具有巨大的启迪意义。泛资源本质上只是自然资源的自然拓展和延伸,它侧重于横向的大跨度概括和包容——从硬到软、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到社会……;但它却缺乏一个逆向的或纵向的深刻历史反思。它有意无意轻视或忽略了原始、质朴、神圣而又博大精深的历史;有意无意轻视或忽略了负价值或负效应。为此,我们必须郑重而又坚定地历史文化资源概念正名。历史文化资源概念是对泛资源概念最富创造性的深化和补充。它实质上是人类对自身圣洁高贵生命途程的全面深刻自我反思、自我扬弃和自我升华;它是显示人类从幼稚到成熟、从蒙昧到文明、从自然人进入到全面发展的人的时代的重要标志。古老的历史文化资源其实包容着国本和民根,包容着国民性和民族魂,包容着人类的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承载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其璀璨结晶,而且也彰显了人类的种种卑劣、罪孽和劫难。它是惟一能够突显覆车殷鉴和失败教训的资源(这种负价值、负效应显然是一种更为珍贵的财富);我们的先人早就悟出:成功的记录可以看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失败的悲歌,又何尝不可当做“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呢?另外,还应看到:人类历史不仅展示了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而且还为我们遗留了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它们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无比珍贵的复合价值载体,对当代有着神秘、圣洁、亲和…梦幻般的诱惑力。它们的精神模式作用,继承教化功能、内源创新能力、发展再生机制、社会濡染效应、资源经济价值是其它任何社会现象所无法比拟的。它们完全可以成为文化发展的原创力和基因库,也完全可以成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的切入点和动力源。

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文物昌盛,典籍浩繁,文字从未湮灭,文明从未易帜,绪统从未夭折,历史记载从未中断的(黑格尔也“惊叹”中国历史记载的“精细正确”、“继续不断”)历史文化遗存最为丰厚的文明古国。对待历史文化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看到历史文化遗存中还蕴藏有许多重要资源,有些甚至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它们与自然资源以及其它资源有许多共性:它们也具有物质实体或其它实体的存在形式;它们也能成为现代物质或精神财富之源,有些甚至具有极高的现代精神价值、物质价值或其它价值;它们也可以而且正在被人类科学、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甚至进行扬弃升华。当然除了共性,它们还有特性。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是资产之本、财货之源,是宇宙演化、地球发展、生物蜕变这一自发自然历史进程的珍贵产物。而历史文化资源则是指人类历史文化遗存诸多实体当中具有独特功能、现代资财价值、能够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甚至进行扬弃升华的部分。这一界定主要包括四层含义:(1)首先强调实体,必须是现存实物、原始记述、口授真传、艺术样式或规范的习俗、技能……(2)其次强调独特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念为转移的客观功能。比如孙子兵法有军事理论功能,蚕丝是纺织绸缎的优质原料,这都是铁定的客观存在;它能保证认定的客观公正性和功效性。(3)至于现代价值显然主观评价成份较多,因此必须坚持客观的从众、从重、从细、从严的原则。强调资财价值,显然与当代市场经济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有关。认定为历史文化资源,必须具有当代较重大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价值。(4)能够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或扬弃升华,这一标准非常重要。比如某些国家级的孤本的珍本的文物,尽管功能很强,价值很高,却不能随意开发利用。始皇陵、乾陵、某些深海沉船当前科技水平也不允许轻易发掘。还有一些文化遗存的展出、复制、旅游、创意性地重新建构,都会经常涉及科学合理的度量、限制(limits)问题,保护和开发的矛盾问题;甚至涉及可持续发展、竞享元竞伦、广义帕累托最优等经济社会难题,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的方针政策。这些都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点。

难点和着力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然史结晶出自然资源,人类史则结晶出历史文化资源;它们和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完全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但它们同时又彼此相互制约,密切相联。这样我们终于回归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断,这其实也正好是我们对导师伟大历史哲学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作为人类历史积淀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以下特征:(1)从本源上看,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它们不是自发的自然历史进程的产物,而是人类祖先和大自然的共同恩赐,深深打着时代和历史的烙印。(2)从性质上看,它们具有人类灵性和自然物性交融的特点,是人类智慧(思想)、人类劳动(实践)和自然资源、自然奥秘的奇妙谐合,是人文荟萃的“第二自然”、“人工自然”、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们不仅具有时代、地域、民族和贤哲、巨匠们的个性特征,而且闪耀着人类与大自然和衷共济、开拓创新的不朽光辉。因而从本质上看历史文化资源乃是人性化的自然资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第 97 页)人的尺度塑造的对象当然是人性化的对象。有些专家强调“物质载体”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进而认定它的“物质性”^[8](第 150 页)。忽略了物后、物中人的智慧和精神、人的创意和劳作,这就显然是偏颇了。特别是精神型资源,那更是充满了人类杰出智慧的灵光,甚至无须物质载体的呵护。(3)从功能上看,自然资源有些能量很强、作用很大,比如能源资源、核能资源、稀缺金属能创造巨额财富。但其作用却比较单一,主要是物理、化学或生物功能。历史文化资源的功能,却比较蕴藉和含蓄,似乎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实际它的作用却极其繁富,是社会精神功能和自然物质功能的统一。某些珍宝资源也能创造巨额财富。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教育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们应该深思历史文化资源招财聚宝、创汇增收的潜能,试探地建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神韵、某些知识经济要素和文化产业要素的独特经济模式,这或许能成为老少边穷地区、发展中地区、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4)从价值上看,功能和价值有相通性,所以自然资源的价值同样相对单纯。主要是有形价值、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而历史文化资源则往往是复合的价值载体,即令是物化型资源往往也是多种物质的复合,而且闪耀着人类精神的灵光,并且满载各自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方面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具有宝贵信息价值的资源。至于精神型资源那就更是人类心灵的镜子,人类特征的大观园了。(5)从构成形式上看,自然资源多为单质物质实体,如铜、铁、稻、麦……相对单一,或者是物质的化合物。而历史文化资源则多为复杂的有机复合体,如宫殿、园林……,不仅它的物质结构复杂多样、巧夺天工,它的精神内涵更是博大精深,往往成为后人挖掘不尽的宝藏。(6)关于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决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历史材料、历史文化内涵、历史地位作用是不可再生的,无可替代的。真品损毁一件、一处就永远失去一件、一处,永远消失了一个历史符号,可不慎哉?不过还应看到:历史文化资源毕竟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灵光,自然的演化又相对缓慢;因此使用类似的材料,采用类似的智慧,进行仿制、模拟、修复、重建(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甚至迁建都是可能和可行的(如张飞庙),但必须严格控制。总之,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原生的、古朴的、具有人类灵性的、软硬兼备,软资源特征非常强烈的资源,也是一种能够震撼人类心灵和智能的特异资源。它承载着国民性和民族魂,构成了国家民族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9](第 3-4 页),因而具有极高的现代价值和永恒的历史意义。当前我国资源稀缺,人口众多,正在大力弘扬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无疑为历史文化资源学科的大显身手提供了绝好机遇。另外,令人欣慰的是,二战之后,人类的良知和理性急剧升华,人们对自然环境和古老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皈依情。“遗产”概念出现了爆炸性的轰动效应。如果从 1965 年设立“遗产信托基金”算起,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得到极大的拓展、深化和充实。“‘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财产’以及‘考古遗产’、‘历史遗产’、‘艺术遗产’或者‘文化财’等等,共同参与拓展了这个词语的容量。”^[11](第 7 页)尽管至今它还没有确立全球公认的权威定义;但在世界范围内却广泛深入地弘扬了遗产共享、保护、传承意识。现在世界已有 754 处自然和文化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列入了 31 处(这对我国千千万万遗址、遗物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

字)。这无疑又为历史文化资源学科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强大推力。

三

我们确立这样一个科学、笃实的创新概念,就是要为新学科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同时也试图为现代历史文化研究找到一个全新的突破口,走出以往在历史认识上的所谓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混沌和迷离,淡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华文化问题上三题循环的无休止的论辩,高扬会通精神、主体意识和创意性、发展性思维,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加强与高新科技、市场经济的联通,使我们的研究进入一种科学、务实、充满创新激情、经济活力,而又便于操作的崭新境界。通过研究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实现认识论和价值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论理思辨和社会实践,揭示性思维和设计性、发展性思维的有机统一。熔铸一种新型思维模式,逐步形成中国气派的历史文化学派。

必须强调指出:我国是历史文化资源大国,占有资源的独特优势,其总体特征是:横向看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纵向看源远流长,递进创新;整体结构既体现了兼容并包又突现了特立独行,充满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为了更好地保护整理和研究开发;按时间顺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上古资源、中古资源、近现代资源。按地域方位,可以把它们区分为藏文化资源、中原文化资源、巴蜀文化资源……等等。按属性则可分为物化型资源、精神型资源、交叉型资源三大部类。我国的物化型资源有数不尽的宫殿园林、琼楼玉宇、画栋雕梁、奇珍异宝、古物珍玩,在地下和海底我们还拥有许多珍宝王国(如秦始皇陵、乾陵、三千多艘沉船……)。此外,像古老的岐黄之术、气功文化和作为活化石的“老字号”、“老名牌”、“老商标”,鬼斧神工式的绝技、绝招、绝活,如古建、园林、丝绸、陶瓷、服饰、美食、木雕、铜雕、微雕、针绣、挑花、青铜、雕漆、蜡染、剪纸……都能在现实和未来的国内外大市场上大显身手,有的甚至能立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着特别坚挺的发展前景。此外,我国还有博大精深的精神型资源,像传统的知识框架、主义学说、价值观念、制度体系、元典精神、审美意境……我国其实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一般来说它是以儒学为核心,以儒、释、道为主干,兼容诸子百家,囊括纲常名教,形成一套独特的观念形态和思维模式,此中确有深意焉。另外,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有机、生态的世界观,朴素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思想,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集聚深厚的管理理念以及重视伦理,重视家族、重视教育、重视权威,重视人际和谐、重视政治一致这样一些独特价值观正在当代新的战国大格局中得到广泛的垂青。至于交叉型资源主要存在于社会组织和民俗风情之中,是精神文化在物质或社群组织中之外现,我国自古就是乡俗淳朴,家庭和睦,民风节俭,节令繁多,有许多实质性传统可资发掘和继承。总之我国一直“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盛誉”^[10](第16页)。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结晶出许多精华,有些甚至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具有超凡入圣的神圣品格。我们所说的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就是指充满现代政治意向、现代经济意识、现代社会观点、现代文化素养、现代价值取向的开发主体,对历史文化这一特殊客体进行的解剖、分析、吸收、点染和创造性的重新建构。它实质上是民族文化的科学延续、发展、创新、升华和再造。这种开发和发展应该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应该动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力量,实际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对东南西北中各地区资源,对物化型、精神型、交叉型各类型资源,对远古、中古、近代各时期资源,分别主次,轻重缓急,按照法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文化鉴别,经济评价,合理组织,科学规划,逐类逐项地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发,最终实现对我国古老文化的科学扬弃,使其中的优秀成分得以发展、重构,成为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历史文化的应该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并借助当代高新科技和一切人类可以共享的各种成果来建立我们的理论、机制和原则。具体说来,不仅要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分布地域、认定标准、发掘方式……;而且还要研究开发发展战略和策略,要关注“义”、“利”结合,编撰技巧、销售策略、价格政策、科技手段和历史文化工程学……这是一种高瞻远瞩而又务实笃行的理论,也是古老文明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

我国作为世界历史文化资源最为富有的文明古国,我们面临的任務宏大艰深,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与此息息相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血脉相连。如果没有人、财、物的强有力支持,如果没有旺盛的自身造血功能,如果没有极具远见卓识的坚强领导,一切都将不堪设想。当前“文管”和“申遗”的实践也证明:单纯依赖文博考古和临时拼凑的机构是无法高效、高能、高质完成历史重任的。更何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泛滥,我国许多优良传统和珍贵遗存都面临损毁、湮灭、后继无人的严重困境;因而中央成立机构,加强领导,形成管理、科研、保护、生产经营的强大联合体,形成古老文明反思、创新、辐射传播的大基地,我们的理论和学说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德]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孙怀仁,雍文远. 资源[C]. 经济大辞海.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
- [4] 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科学学科辞典[G].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 [5] 冯天瑜. 中华智慧的现世意义[C]. 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6] 周德群. 资源概念拓展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J]. 新华文摘,1999(4).
- [7] 于东林. 新技术革命——与经济科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8] 李晓东. 论文物的特性[J]. 新华文摘,1999(12).
- [9]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 铿,吕 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德] G. W. 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C].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陈居正,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 [11] 杨志刚. 试谈“遗产”概念及其相关观念的变化[C].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桂 莉)

Talking about Resources and History-Cultural Resources

XIANG Zhixue¹, XIANG Dong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Cultural Resources,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4, Liaoning, China;

2. Zhangjiagang Kaiyue Culture Company, Zhangjiagang 215633, Jiangsu, China)

Biographies: XIANG Zhixue(1935-), Professor,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Cultural Resources, Sheny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cultural resources; XIANG Dong(1968-), Secretary, Zhangjiagang Kaiyue Culture Company, majoring in history cultural resources.

Abstract: Our country's history-cultural heritage flew one's own colours and was unparalleled in the world. It is not only protected object but also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We must use the idea, system, institution, method, frame of present-day. This is a new subject that innovates by deciding for ourselves, also that blends History, culturology, Economics. It has great vitality.

Key words: resources; history-cultural resources; modern ways